

乌拉尔诸语言^{* 1}

Б. А. 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中图分类号: H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5-0017-2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5.008

乌拉尔诸语言(Уральские языки)是一个在发生学上有联系的庞大语言联合体,包括两个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和萨莫迪(旧称萨莫耶德)语系(一些学者视其为乌拉尔诸语言发生学共同体中的一个语族)。在语言学文献中,“乌拉尔诸语言”这一名称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E. N. 塞泰莱在《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和萨莫迪诸语言的亲属关系问题》(1915)一文中证明,曾经被认为是非亲属语言的芬兰乌戈尔语和萨莫迪语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人们还发现,两者的词根、语法构成分系统和音素的规律性对应成分具有相似性。于是,人们曾得出结论: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和萨莫迪诸语言起源于同一祖语,或可称为乌拉尔基础语。然而,“乌拉尔诸语言”这一新名称的出现实际上并没有使对芬兰乌戈尔诸语言进行各自单独研究和描写的可能性丧失,“芬兰乌戈尔学”作为研究芬兰乌戈尔诸语言的语言学部门名称,依然继续与内涵更广的术语“乌拉尔学”并存。

乌拉尔诸语言从北到南分布区域相当广阔:从挪威北部到泰梅尔半岛,南抵南斯拉夫、匈牙利和莫尔多瓦共和国北部疆域。芬兰乌戈尔各民族的一些零星居住点还分布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地区。地名和水体名称表明,芬兰乌戈尔和萨莫迪各民族过去居住的地域更加宽广。卡累利阿人生活在北德维纳河以东地区,科米人生活在北德维纳河地区,对维普斯人过去在梅津河流域的居住遗迹已研究得非常清楚。莫尔多瓦人从前生活于现在的高尔基州、梁赞州和奔萨州的大片区域,曼西人(沃古尔人)的祖先曾居住于伯朝拉河流域以及维切格达河地区。萨莫迪诸民族曾在萨彦岭居住。

乌拉尔各民族的发祥地在哪,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公元前第五千年到公元前第三千年,乌拉尔人的发祥地在西西伯利亚北部,位于鄂毕河下游与乌拉尔山脉之间。那时这一地域的特点是气候条件适

宜。乌拉尔语言共同体解体之后,芬兰乌戈尔一支向西迁移,约公元前第三千年时,该支的分布区域为伯朝拉河、卡马河流域和乌拉尔以西地区。根据P. 哈伊杜的观点,芬兰乌戈尔人的发源地位于乌拉尔人发源地的南部和西部(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关于现有古代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共同体的分类问题存在许多争议,例如,认为存在芬兰-彼尔姆诸语言共同体的推测是错误的,对古代曾存在芬兰-伏尔加语言共同体假设的证明也尚不充分。

现代芬兰乌戈尔诸语言的谱系分类中明确下列语族:(1)波罗的-芬兰语族——芬兰语、伊若尔语、卡累利阿语和维普斯语,它们构成北部语支;爱沙尼亚语、沃德语和利夫语,它们构成南部语支;(2)伏尔加语族——马里语(包括草地、东部、西北部和山区等地域方言)和莫尔多瓦诸语言(埃尔齐亚语和莫克沙语);(3)彼尔姆语族——乌德穆尔特语、科米—济梁语和科米—彼尔米亚克语(或译科米—彼尔姆语);(4)乌戈尔语族——汉提语、曼西语以及匈牙利语;(5)萨阿米语族——萨阿米语,分为两种地域方言(西部方言和东部方言)。

有些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认为现今已经消亡的梅里亚语、穆罗姆语和梅谢拉语也属于芬兰乌戈尔诸语言。

萨莫迪诸语言传统上区分为两个语族或语支:北部语族或语支——涅涅茨语、恩加纳桑语和埃涅茨语;南部语族或语支——塞尔库普语和卡马辛语(不久前消亡)。有些研究者认为,南部语族的各个语言都是乌拉尔诸语言的独立语族。卡马辛语是目前已消亡的萨彦-萨莫迪次语支的语言之一,后者还包括科伊巴尔语、马托里语(莫托尔语)、索约特语和泰加语。关于这些语言和民族的存在,人们是从18世纪、部分从19世纪的记事文献中获知的。萨彦-萨莫迪诸语言之所以消亡,是由于它们的使用者改用各种突厥语言或俄语的缘故。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

在类型学方面,乌拉尔诸语言之间极不相同,以致难以提出某种统一的乌拉尔语言类型。乌拉尔原始语在这方面或有比较相同的特点。乌拉尔诸语言分散在辽阔的地域,互相长期隔离,又受到其他各民族语言某种程度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它们在不同语言层面上产生巨大类型学差异的原因。彼尔姆诸语言、鄂毕-乌戈尔诸语言、莫尔多瓦诸语言和马里诸语言属黏着语,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和萨莫迪诸语言则具有明显的屈折成分。

辅音音位的数量在标准彼尔姆诸语言中达到 26 个,而在芬兰语中仅有 13 个。芬兰语的辅音音位数量因各种原因较之乌拉尔原始语减少许多。乌拉尔诸语言的重音性质各有特点。一些语言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如在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中);另一些语言的重音位置不固定(如马里语草地方言、涅涅茨语和科米-彼尔米亚克语(科米-彼尔姆语));在乌德穆尔特语中,除少数例外情况,重音都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有些乌拉尔语保留着元音和谐(如芬兰语;在彼尔姆诸语言和马里语草地方言中,元音和谐完全消失)。

匈牙利语有二十多个格,而汉提语的鄂毕河中游地域方言则仅有 3 个。在许多乌拉尔语中,否定是由否定动词的形式来表达的,但在爱沙尼亚语和乌戈尔语中,这一现象消失了。除拥有 3 元的过去时系统(简单过去时、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的语言外,还可见到只有一种过去时的语言和方言。甚至类型学上相同的特征常常也可能有不同的起源,如萨莫迪诸语言、鄂毕-乌戈尔诸语言和莫尔多瓦诸语言中的客体变位形式。

乌拉尔诸语言句法领域的差异十分明显。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萨阿米语和莫尔多瓦诸语言的句法和印欧诸语言相似,而萨莫迪诸语言和鄂毕-乌戈尔诸语言的句法(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乌德穆尔特语和马里语)

则可称之为突厥-蒙古语类型的句法。

有些乌拉尔语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这些民族语言在它们的词汇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多多少少也对它们的语法结构造成影响。

乌拉尔诸语言没有古文字遗存。学术界拥有个别一些语言的时间相对晚期的文字遗存。匈牙利语最早的一份古文献约产生于公元 1200 年,诺夫哥罗德出土的桦树皮文献用卡累利阿语书写有两段简短文字,产生时间确定为 13 世纪初,首批古科米语文字遗存书写于 14 世纪,最古老的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文献可追溯至 16 世纪,其他芬兰-乌戈尔民族的书面文献产生于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现代乌拉尔各民族的文字发展状况很不均衡。具有悠久文字传统的语言(匈牙利语、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和语言文字发展程度较差的语言(涅涅茨语、汉提语和曼西语)没有文字或正在制订文字的语言(沃德语、维普斯语等)并存。

(译者:惠秀梅; 审校:许高渝、张家骅)

参考文献

- Основы финно-угор. яз-знания, т. 1-3, М., 1974
1976.
- Хайду П., Уральские языки и народы, сер. с венг., М., 1985.
- Collinder B., Survey of the Uralic Languages, 2 ed., Stockh., 1957.
- Hajdú P., Finnugor népek és nyelvek, Bdpst, 1962.
- Его же, Bevezetés az uráli nyelvtudományba, Bdpst, 1966.
- Décsy G., Einführung in die finnisch-ugr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Wiesbaden, 1965.

定稿日期:2016-08-15

【责任编辑 谢群】

说 明

《外语学刊》(2012 年第四期)刊发的文章“存在于形而上学中的隐喻”(作者:梁玉、李靖)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理工类大学外语教育人文主义转向策略研究”(10YJC740062)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说明。

本刊编辑部